

說文解字引禮考

全

說文解字引經考

說文解字引禮考敘例

許君引禮不主誰氏說文自敘但謂其偁禮周官為古文前於許敘

皆分禮周官為兩讀桂馥以為禮謂出孔壁之禮即今儀禮段玉裁亦

謂禮為儀禮不言記者言禮以該記也愚案說文雖三禮並引然實以

周官為大宗全書偁周禮者凡九十五字魚部鮪下所偁周禮為周禮小

徐本作周制乃周偁禮者止二十八字有八字所引亦見周官及璫璋箱

書之誤今並不錄一字見禮記齒兩字則說周官之事樂兩字則偁禮兼偁周官璫其

專屬儀禮者僅七字解奠指鬯且無一字在鄭注所云古文之內燕禮

古文觚皆為解此蓋指解古文作觚與觚相亂而言非以解為古文也餘則或出詩毛傳或出禮說或出禮

緯或則不知所出而亦以禮偁之是禮字所施者泛不以禮經為畫也

偁禮記者止四字有一字非許書原文蒙有一字亦出周官盥一字出

逸禮記鬻一字見儀禮公食大夫記半而其字則從今文其為戴記者

無一焉別有偁明堂月令者九字偁少儀者一字此則實出戴記而又

不以記偁之或其篇於時單行漢書王莽傳元始四年徵天下有逸禮

令兵法史篇大字通知其意者與戴記各自為書耳然則許敘禮周官

云者疑與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春秋左氏句例相同蓋謂禮之周官
爲古文也觀其注中皆稱周禮敘則變言周官正以儀禮亦周代之禮

漢無儀禮之名本但偶禮

周禮可爲大名恐人混而爲一故特於敘以周官明之亦

猶春秋傳爲三傳大名而注中所稱春秋傳則指左傳故亦於敘文變
言左氏以明之也且儀禮雖有古經而漢世傳禮之儒皆習今文禮記
雖有古記而二戴損益以後慮亦古今雜糅惟周官晚出有古無今其
後疏傳有故書今書蓋非本經之舊斯又許君禮主周官之微意也

漢書藝文志禮家篇目錄周官經六篇班氏自注云王莽時劉歆置博
士而不言其所出惟景十三王傳述河間獻王所得古文舊書有周官
孔穎達禮記大題疏引漢書說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得周官有五篇
失其冬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其闕此所引漢書說不
見於今本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引或曰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時有
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之正與
孔疏引漢書說合

隋書經籍志畧同

則知當時或說漢書者有此文耳後人據

此因以周官歸之獻王所奏然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引馬融周官傳言

出於山巖屋壁。禮記孔疏引鄭玄六藝論亦云周官壁中所得六篇。或又據此疑周官亦出孔壁。愚案馬言屋壁。鄭言壁中。鄭說卽本於馬。然皆不系孔字。其非孔壁甚明。秦時禁書。凡私藏者大抵於壁。漢書儒林傳謂伏生壁藏尚書。論衡正說篇謂孝宣皇帝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卽其證。是則周官者蓋出民間壁藏而爲河間獻王所得。馬鄭所言同此一書。非別有壁本也。

周官初出。入於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馬融周官傳稱孝成帝時劉向子歆校理祕書。始得列序。著於錄畧。時眾儒竝出共排。以爲非是。唯歆獨識。遭天下倉卒。兵革竝起。弟子死喪。徒有里人河南隄氏杜子春尚在。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鄭眾賈逵往受業焉。據此則周官之顯雖自獻王。而周官之傳實始劉歆。賈逵則於歆爲再傳。又尋後漢書賈逵傳。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周官。是逵於周官本是家學。重以師法。許君古學既得之逵。宜其引禮以周官爲獨多。且知其說亦必多承於逵矣。

東漢治周官者。據賈公彥引鄭玄序。鄭興及子眾衛宏賈逵馬融竝有

周禮解詁之作

季長所作自稱周官傳鄭
偶之曰解詁蓋卽一書

而皆爲玄注所未今諸家書

皆佚玄注獨行就其注觀之則朱二鄭之說尤多蓋康成自以二鄭者
同宗之大儒故欲讚而辨之庶成其家世所訓也杜子春先鄭之師故
朱杜說亦多惟許君引本經證字則多存賈說賈學與先鄭同出於杜
故今亦援杜鄭以校許引其有異同亦周官古義之資也

後漢書儒林傳傳鄭玄作周官注玄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
義長者故爲鄭氏學玄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通爲三禮焉是
鄭君於禮學三禮兼綜古今互參不囿一家自成顯門然其注周官考
工記引許君說文解字錡鍳也注儀禮既夕記及禮記雜記並引說文
解字有輻曰輪無輻曰輅則知許書在當時蓋甚爲鄭君所重故今凡
說文有引儀禮及禮記者亦並取鄭君注以會之

說文解字引禮考字目

卷一

祔 禘 祫 禴 禋 禘 社 閭 瑁

瑑 逌 斂 禴 訝 鞞 取 驚

臚 臚 副 副 勑 筵 簞 簞

鼓 館 久 桓 標 都 郛 旄

旗 旗 旗 盟 鼎 稭 稭 耗

竈 叟 寢 瘠 罷 幘 臂 傀

倕 禕 顧 魋 庠 廡 廂 卅

碧 而 煖 燠 燠 燠

卷二

臯 泐 況 人 鮪 鰈 閭 擘

擣 籍 拳 奴 戟 匣 弓 弩

緡 彝 蜚 蜡 瑯 珖 錡 几

𧇵 軌 𧇵 軋 輶 輶 輶 輶

尊

以上周禮

瓚

璋

琬

琫

盪

菹

𠄎

刷

斛

觚

尊

觶

豐

櫜

𣗗

哲

席

杭

鑿

庠

麗

皋

婚

縉

墀

墀

鉉

醺

酋

酋

以上禮

榮

芊

薙

鵠

𩚑

盥

饑

餽

觚

靈

乳

蠲

虹

酎

以上禮記

說文解字引禮考卷一

衡陽馬宗霍

祐

部示

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為主。以示。以石。

石亦聲。常隻切

郊宗石室者。今周禮無此文。太平御覽禮儀部引說文作『禮郊宗

石室。』

見卷五百三十一

無周有二字。又引五經異義云。『古春秋左氏說

古者先王日祭於祖考月薦於曾高時享及二祧歲禱於壇禘及郊

宗石室。』

見卷五百二十八

又云。『春秋左氏傳曰。徙主石於周廟。言宗廟

有郊宗石室。所以藏栗主也。』

見卷五百三十一

據此。則郊宗石室乃春秋

左氏說之文。五經異義亦許君所作。彼云左氏此云周禮者。蓋謂左

氏家所說為周之禮典。非謂周官經有此文也。桂馥謂『周禮當為

周廟。』非是。嚴可均謂『此蓋禮緯文。又見春秋緯。議依御覽刪周

字。』愚案說文本作周禮有。不作周禮曰。則周字不刪亦可。刪之亦未

必是。許書之舊也。惠棟曰。『郊。郊祀也。宗。宗祀也。郊宗所祭之主。廟

已毀者皆藏於石室。故曰郊宗石室。』此解郊宗二字甚確。孫詒讓

周禮正義曰。『郊宗石室。謂配郊及宗祀明堂之遠祖在壇墀之上者。其主實於石室藏之。太祖廟也。』孫奭卽就惠說而申之。許訓。祔爲宗廟主也者。祔從石。本義卽藏主之石室。一謂之石函。故許君引禮以爲證。所藏之主。則固木主也。因爲主之所藏。故亦謂祔爲主。藏必以石函者。所以備非常火災。或偶宗祔。見左傳莊公十四年或偶主祔。見左傳昭公十八年或單傳曰祔。見左傳哀公十六年皆謂是物。說文山部室下云。『宗廟室祔。』室卽主之本字。祔下作主。古文段借字也。一曰大夫以石爲主者。亦五經異義所引左氏說。見通典卷四十八然許又駁之曰。『謹案大夫以石爲主。禮無明文。大夫士無昭穆。不得有主。今山陽民俗祠有石主。』見太平御覽卷五百三十一愚疑此之石主。是用石作主。與祔之爲石室義殊。故許於說文以一二字別之。而於五經異義則駁之。駁之者。從公羊今文說。別之者。兼存左氏古說也。其引山陽民俗爲例者。周禮春官小宗伯賈公彥疏亦轉引之。以爲鄭注社主用石之證。推許君之意。蓋謂俗祠既有石主。俗之相沿。其來必遠。則古說或亦有徵。特以非禮之正。故說文存而不論耳。

禘

部示

諦祭也。以示帝聲。周禮曰：五歲一禘。

特計切

五歲一禘者。今周禮無此文。初學記十三藝文類聚三十八太平御覽五百二十八並引五經異義云：「三歲一祫。此周禮也。五歲一禘。疑先王之禮也。」則此所傳蓋亦禮家之說。然異義既疑五歲一禘爲先王之禮。與此云周禮不符。桂馥疑周禮二字非許公原文。後人改之。陳壽祺五經異義疏證謂：「異義文雖殘闕不詳。要不得與說文乖違。諸書所引異義文有譌脫。當作三歲一祫。五歲一禘。此周禮也。三歲一禘。疑先王之禮也。」段玉裁從陳說。嚴可均以南齊書禮志上王儉引禮緯稽命徵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因謂許此亦引禮緯之文。議依御覽引禮郊宗石室之例。刪周字。愚案緯書起於西漢元成之間。充武深信之。後漢書張純傳云：「建武二十六年詔問純禘祫之禮。純奏曰：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則以禮緯爲禮。東漢之初已然。當時諸儒迎合上意。凡國家典禮多傳會緯書。依而取決。鄭玄駁異義。且以三歲一祫五歲一禘爲百王通義。又引禮識以證成其說。馬端臨文獻通考謂：「康成蓋以漢禮爲周禮。」其言迫

之。然則許君以偁周禮者。蓋亦囿於時制也。

禘

部示

大令祭先祖親疏遠近也。以示合。周禮曰。三歲一禘。

侯夾切

三歲一禘者。今周禮無此文。據五經異義。蓋與禘下所引同。出禮說。嚴可均亦議刪周字。段玉裁則謂「禘禘兩云周禮者。以別於夏殷之禮。兩曰字皆衍文也。」愚案鄭玄以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為百王通義。則虞夏及殷皆與周同。如陳壽祺說。許君異義以三歲一禘為先王之禮。則三歲一禘當是周禮。然則周字不刪亦可。當從段說刪曰字為是。

禴

部示

會福祭也。以示。以會。會亦聲。周禮曰。禴之祝號。

古外切

禴之祝號者。春官詛祝職文。彼云「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禴禴之祝號。」此但引證禴字。故節取之也。案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三曰禴。」鄭司農以禴為祭名。不言何祭。鄭玄注云「禴禴告之以時有災變也。」則以禴與禴同。並是禴災之祭。然又云「禴禴未聞焉。」賈公彥疏謂「經傳無文。不知禴用何禮。故云未聞。」愚案秋官庶氏注云「鄭司農云。禴。除也。」天官女祝注云「除災害曰禴。禴

猶刮去也。』是二鄭並以禴爲除去之義。雖曰未聞其禮。其義固有定矣。許訓禴爲會福祭。旣與禴之爲禴異。亦非二鄭之謂。其說當別有所本。然祈之言求。六祈皆謂號呼告神以求福。則許鄭說雖反而意實相成。金鶚求古錄禮說云。『禴刮聲相近。故鄭以刮訓之。說文云。一禴會福祭也。』謂除去疾殃所以會福也。』此說可通許鄭之義。禴字從會。聲義兼從會得。禴爲會福祭。猶禴訓以事類祭。禘訓大合祭矣。藝文類聚禮部引說文。『除惡之祭曰禴。』或謂歐陽詢所據唐本說文與今異。但初學記引又與今本同。徐堅所據亦唐本也。則類聚亦未可盡信。玉篇示部云。『禴。胡外古外二切。除災害也。會福祭也。』兩義兩音。蓋兼採許鄭之說。廣韵十四泰。禴亦分收黃外古外二切。一云『除殃祭也。』一云『福祭。』集韵十四泰與廣韵同。惟古外切下金引說文與廣韵注微異耳。

禴

部

師行所止。恐有慢其神。下而祀之曰禴。以示馬聲。周禮曰。禴

於所征之地。莫駕切

禴於所征之地者。今周禮無此文。見禮記王制篇。桂馥疑後人加之。

嚴可均謂「許君時王制別行。然亦禮類。當依御覽引禮郊宗石室之例。刪周曰字。」今案鄭玄王制注云。「禡。師祭也。為兵禱。其禮亦亡。」孔疏申之曰。「謂之禡者。肆師注云。貉讀如十百之百。為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蚩。或曰黃帝。」考肆師有祭表貉之文。貉即禡之借字。曲禮及大司馬職皆有表貉。注並云書亦或為禡。故穎達引鄭彼注以申此注。然鄭既云祭造軍法者。則非祭地。與經文禡於所征之地不合。許訓師行所止恐有慢其神下而祀之曰禡者。止猶至也。當謂師行所止舍之地。神亦即其地之神也。故引禮文以為證。則與鄭義異。蓋得經旨。孔疏又引熊氏以「禡為祭地。」疑熊安生即從許說。段玉裁曰。「許時古今說具在。五經異義今已亡。賈氏周禮解詁亦亡。不詳其所本也。」愚謂恐仍本之賈侍中。

社

部

地主也。以示土。春秋傳曰。共工之子句龍為社神。周禮二十

五家為社。各樹其土所宜之木。常者切。○陞。古文社。

二十五家為社者。今周禮無此文。見應劭風俗通義祀典篇所引周禮說。賈逵杜預左傳昭二十五年哀十五年注。高誘呂氏春秋知接

慎大注薛瓚漢書五行志注并同各樹其土所宜之木者見地官大司徒職彼云『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許亦隱括而偁之也案此字說解今古文兼用地主之訓用今文孝經說偁左傳者用古文說也雖曰各自爲說然以地主爲本義則許蓋主今文其兼偁左氏者因句龍生爲后土之官有大功死配五土之神祭於社故引之以廣本義耳周禮亦古文也二十五家爲社賈逵既有此說則許蓋本之侍中又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此卽各樹其土所宜木之義蓋神不可見必樹之木以依神韓非子謂之社木禮記祭法孔疏引五經異義『許君謹案論語所云謂社主也』許以社木爲社主社之古文作𣎵從土又從木則引周禮說亦所以存古義也鄭玄於置社之說有駁與許異其注周禮樹木云『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亦用論語則與許合

閏

部王

餘分之月五歲再閏告朔之禮天子居宗廟閏月居門中从

王在門中周禮曰閏月王居門中終月也如順切

閏月王居門中終月者。春官大史職文。今周禮門下無中字。注云。『門謂路寢門也。』鄭司農云。月令十二月分在青陽明堂。總章玄堂。左右之位。惟閏月無所居。居於門。故於文。王在門謂之閏。『案先鄭就經爲訓。故亦不言中。』賈疏申之曰。『以閏月王在門中。故制文字亦王在門中謂之閏也。』此卽本許說。蓋經語簡。本無中字。許引經證字。以意足之。非所據。周禮與今異也。又案禮記玉藻。『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是許言門中。蓋依玉藻。鄭玄玉藻注云。『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此與其周禮注正相應。惟先鄭言明堂。則門謂明堂之門也。許言宗廟。則門謂宗廟之門也。後鄭於周禮言路寢。於玉藻言路寢。又言明堂。則立門謂堂門。居門謂寢門也。先儒考明堂宗廟路寢者。人各一說。或謂三者同制。或謂三者異制。或謂三者同在一處而各異其名。愚謂明堂有宗祀之禮。則明堂自得被以廟稱。布政於明堂。而路寢亦可聽事。惟寢以居人。廟以棲神。寢而有廟。似人神無別。然古制簡樸。前堂後寢。中廟旁寢。亦事理之所有。然則由今溯古。事當闕疑。聚訟

莫衷。徒爲詞費。許鄭異同。存而不論可也。至於告朔之禮。春秋文六年公羊穀梁二傳並謂閏月不告朔。左傳則謂閏月有告朔。說文及玉藻孔疏引五經異義。許君謹案皆從左氏說。後鄭駁異義亦主閏月當告朔。與許同。周禮本文承頒告朔之下。則先鄭於閏月雖未明言告朔。其意當不異許與後鄭也。

瑁

部玉

諸侯執圭朝天子。天子執玉以冒之。似犂冠。周禮曰。天子執瑁四寸。以玉冒。冒亦聲。莫報切。○珣。古文省。

天子執瑁四寸者。考工記玉人云。今周禮作冒。阮元校勘記據說文。謂周禮冒字本從玉作瑁。愚案尚書顧命「上宗奉同瑁」字亦從玉。瑁本器名。以玉爲之。自以從玉爲正字。作冒。段借字也。鄭玄玉人注云。「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此非冒之本義。尚書大傳曰。「古者圭必有冒。言下之必有冒。不敢專達也。天子執冒以朝諸侯。見則覆之。故冒圭者。天子所與諸侯爲瑞也。」許云諸侯執圭朝天子。天子執玉以冒之。即本大傳。偽孔顧命傳云。「瑁所以冒諸侯圭。」又用許說也。許又云似犂冠者。犂即犂之省借。段玉裁曰。「